

半生相伴
越韵绵长

□ 汤浙美

界。我学得很投入，用水袖、走台步，跟着录音机哼唱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。那时，我最爱贾宝玉的唱段，徐派洒脱豪迈的唱腔，听得人心里敞亮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意识到，越剧不仅仅是一场好看的“电影”，更是一门有着深厚底蕴的艺术，是属于我们家乡的骄傲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，专业是对外汉语。研二那年，学校组织我们参加国家汉办的项目——出国当一年对外汉语教师。出发前，我们在海南师范大学进行集中培训。培训的最后一天是才艺展示，大家各显神通。轮到我时，我没有唱流行歌曲，而是选择唱越剧。我清唱了一段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中的经典唱段，没想到，刚唱完几句，教室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同学们都被这轻柔婉转的腔调吸引，一位来自东南亚的同学笑着喊道：“九妹，你唱得太好听了！”从那以后，大家都叫我“九妹”。这个称呼也成了我研究生时期的昵称，让我倍感亲切。

真正让我深受触动的事发生在国外的课堂上。面对一群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的外国学生，我在教完汉语后，常常会给他们唱一段越剧。有一次，一个学生听完后问我：“老师，为什么这歌声这么悲伤，却又这么美？”我趁机给他们讲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，还讲了许多家乡的乡土人情。那一刻，看着台下那双充满渴望的眼睛，我的内心涌起了一股强烈的自豪感。原来，这门从我家乡的田埂上生长出来的艺术，竟然能跨越语言的壁垒，成为我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名片。“民族的才是世界的。”这一刻，我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分量。

如今，我已到中年，再听越剧，早已不是儿时看热闹的心境。熟悉的旋律响起，眼前会浮现村口的戏台、小学的课堂、异国的讲台，那些时光碎片被越剧的音调串联，让我听出了别样的滋味——听出了唱腔里藏着的江南风骨，一字一句看似轻柔，实则透着一股韧劲；还听出了一种传承的力量，从田头草台到国际舞台，越剧历经百年风雨，依然生机勃勃。现在，不仅有老一辈艺术家在传承坚守这门艺术，还有许多年轻的越剧演员在创新延续，用短视频、音乐剧等新形式传播越剧。我坚信，越剧终将在他们手中走向更广阔的舞台。

越剧，是我童年时的一场热闹盛宴，是我年少时漂泊异乡的丝丝乡愁，更是如今我回望故乡的窗口。这缕越韵，温柔绵长，无论走多远，都是我心中最珍贵的乡音，永远在岁月里轻轻吟唱，生生不息……

老家的清明雨总是如期而至。细雨不急不缓，斜落在黛瓦上，顺着瓦檐流到青石板上，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凹痕。泥土的腥气、艾草的香气混在一起，是我记忆中清明的味道。

父亲蹲在老屋阴暗的阁楼上，旁边放着祭祀用的香纸。转身拿火柴的时候，他的背擦过了墙角的矮柜，一个深褐色的筐箩“咣当”一声掉了下来，没有用完的棉线洒落满地。

父亲突然僵住，一直保持低着头姿势，好长时间没有动弹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这只筐箩一直和奶奶生活在一起。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，全家人的体面都系在奶奶手里的一根线上。父亲经常讲，他小时候很调皮，裤子常常磨破露出肉来，奶奶就坐在煤油灯下，从筐箩里找出一块颜色相近的布头，一针一线地缝补好。那时候的父亲最怕穿带补丁的衣服，认为那是一种耻辱，因此常常对奶奶发火。

“嗨——”天还没大亮，这声吆喝就从村口传来了。声音粗犷，拖得老长，在空旷的田野上滚了一圈，落到耳朵里的时候已经不刺耳了，闷闷的，恍若从地底下冒出来的。四月的清晨晴朗得很。天是灰蓝色的，水田一块一块亮着，水面平静，能看见云和远处几棵树的倒影。田埂上的草湿漉漉的，露水重，走上去鞋底打滑。没有雾，空气通透，能看清百十米外另一块田的轮廓。循着声音看过去，一个人牵着一头水牛，正在田埂上往水田里走。走在前面，牛跟在后面，不紧不慢，缰绳松松地搭着。牛蹄踩在田埂的烂泥上，发出“扑哧扑哧”的响声，声音不大，但在清晨听得分明。到了田头，人停下来，把犁架好，套上牛。又是一声短促的“嗨”，催牛下田。牛听了，前蹄踏进水里，水花溅起来，“哗啦”

一声。人跟在后面，犁刃入土，泥浪翻起。

这一声之后，田野就热闹起来了。不是一下子吵起来，是慢慢地，这里一声，那里一声，有人开了个头，大家就跟着来了。东边田里有人吆喝，西边田里也有唤牛声传来。隔得远了，声音飘过来时就变了样，不那么响亮，反而十分平

爸爸妈妈这次是回来接杏子的。

他们在东莞打工，已经托人联系好了学校，离出租屋很近。能去城里读书，还能每天看见爸爸妈妈，让才放学得知道消息的杏子很高兴。可高兴之余，杏子又有些伤感，她舍不得爷爷奶奶，更舍不得周老师。

晚饭后，想起明天一大早就走了，杏子对爸爸说：“爸爸，我想去跟周老师道个别。”说着，用手揉起了眼睛。

爸爸说：“去吧，该跟周老师说一声。”杏子爸爸对周老师也有很深的感情，他当年也是周老师的学生。

村小离杏子家很近，不到半里路。平常，周老师都是一个人住在学校里。她家原来在村里，五年前在镇上买了房子，一家人就搬去了镇上。村小离镇上有近二十公里，周老师就一个人住在学校，周末才回家。今天是星期四，周老师在学校。

前面不远处就是学校了。一路上，杏子都在琢磨该怎么跟周老师说。“咋说周老师都会伤心啊。”思索了一阵，杏子依旧没有头绪。

“但还是必须跟周老师好好道个别。”杏子想，“不能就这么悄悄走了。”

杏子是周老师唯一的学生，周老师是村小唯一的老师。杏子走了，周老师就没有学生了。

多年前，村小的学生就越来越

来越少，老师也越来越少。去年新学年开学，就只剩四个学生，其他的都跟着父母去城里了。有三个学生的家离镇上近一些，一个月后，他们就转到镇上的中心校读书了。如今，只有杏子一个学生还留在村小。

虽然只有杏子一个学生，周老师还是该怎么教就怎么教，按课表上下课，带着杏子做课间操和眼保健操，一样也没

缺地。

“我在书上看见了一个词，不知道啥意思。”杏子灵机一动说。

“哪个词？你写出来。”周老师说着，递过去纸和笔。杏子想了想，在纸上写下一个词：“憧憬”。

周老师看着杏子笑了，一下，温和道：“‘憧憬’就是‘向往’……”其实，杏子懂这个词的意思，但还是认真听着。



道 别

□ 刘平

落下。听着“叮铃铃”的铃声和课间操、眼保健操的音乐声，没人会相信这所学校里只有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。

到了学校，周老师已吃过晚饭，正在备明天的课。打过招呼，周老师微笑着问：“杏子，找我有事吗？”

看着周老师花白的头发和慈祥的面容，杏子想好的那些道别的话却说不出口了。她心里一慌，扯了个谎：“周老师！我想……问您一个问题。”

“啥问题？”周老师笑眯

眯地问。

“明白了！谢谢周老师！”

周老师讲完了，杏子还站在那儿，低着头，一只手搓着衣服的下摆。周老师问：“杏子，怎么了？”

杏子看着周老师，终于鼓起勇气说了自己要去城里读书的事。可她没想到的是，周老师一点儿也不伤心，还笑着说：“去城里读书？好啊！城里的条件比这里好得多，你一定能学到更多的东西。”

“我走了，你就没有学生了。”杏子声音哽咽。

周老师摸摸她的头说：“别担心，我到时候也会去镇上的中心校工作。”

杏子看着周老师，十分不解。

杏子不知道的是，上个学年的下学期，因为没有多少学生，县教育局决定把这所村小撤并了，周老师也将被安排到镇中心校工作。周老师不同意，找到教育局局长，说村小不能撤。局长说：“你家就在镇上，到中心校工作不好吗？”周老师说：“那几个学生咋办？”

局长说：“都到中心校读书。”

周老师说：“中心校不能住宿，家离得近的好办，有个叫杏子的，家离中心校差不多二十公里，一个小女孩，咋跑？”

局长说：“只有几个学生，又那么偏远，谁愿意守？”

周老师坚定地说：“我守！”周老师跑了六七次，话说了几箩筐，终于把村小保住了。今天，周老师才把这些告诉了杏子。她想让杏子明白，读书有多重要。杏子这才知道，为了让自己好好读书，周老师付出了那么多！

杏子离开学校的时候，周老师把她送到了大门口。分别时，周老师送给杏子一句话：“知识改变命运。”

杏子看着周老师，郑重地点头，说：“周老师！我记住了！”

又见麦苗青

□ 杜权成

清晨，我驱车行驶在乡村公路上，春风从半开的车窗涌入，带着泥土与草木的清新气息。目光不经意间投向远方，一片鲜嫩欲滴的青绿色猝不及防撞入眼底——是麦田，是正迎着春风拔节生长的麦苗。那一刻，我心湖微漾，似有旧日时光的涟漪轻轻泛起，温柔而绵长。

我停车，摇下车窗，静静地欣赏起来。这抹可人的青翠，于我而言，早已不是寻常的田间景致，而是刻在记忆深处的乡愁与念想。

犹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故乡，麦稻连作是田野不变的节律。晚稻归仓，农人便将麦种细细播撒进翻耕松软的泥土里。经历几场绵绵的秋雨，嫩绿的芽尖便顶破土层，渐渐舒展成一汪清浅的绿。经过冬季漫长的蛰伏，当春风漫过田畴，麦苗铆足了劲儿，一天天拔节生长，汇成漫野碧波。放眼望去，阡陌纵横，青浪起伏，那是最质朴的田园画卷，是刻在一代人心底最动人的春日画卷。

那时的麦苗，连着烟火人间。待金浪翻滚，麦香盈野，饱满的麦粒被磨成雪白的面粉，便成了乡亲们餐桌上最温暖的滋味。松软的馒头、筋道的面条、酥脆的麦饼，一缕缕麦香，诉说着岁月的安稳，丰盈了寻常的日子。青青麦苗，是春的信使，更是土地赠予人间最踏实的希望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这抹熟悉的风景渐渐在田野间淡去。种麦效益微薄，零碎的田垄难以承载机械的轰鸣，青壮年纷纷背起行囊，奔赴远方的城市去追寻致富的梦想。水稻收割之后，大片土地闲置，偶有几方油菜花开，点缀着空旷的田野，难再寻见当年漫山遍野的麦浪。每一次途经沉寂的田地，我心头总会掠过一丝怅然，仿佛故乡的春天少了一抹最动人的底色。

我曾以为，那满眼青青的麦苗，终将被封存在旧时光里，成为渐行渐远的回忆。直到这个春日，我与这片麦田不期而遇，才惊喜地发觉：久违的青绿，正悄然重回大地。

近年来，故乡的田野正悄然焕新。当地政府科学规划，悉心引导，昔日零散的小块田地平整成连片沃野；一项项激励政策落地生根，种粮大户满怀热忱承租田地，重拾耕耘的初心。曾经沉寂的土地，重新迎来了躬身劳作的身影；曾经荒芜的田畴，被再次播下象征生机的麦种，也播下农人的期盼。

春风再起，又见麦苗青。车窗外，麦苗沐风生长，叶片纤细却挺拔，在暖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风过麦田，沙沙作响，那是生命拔节的声音，是土地苏醒的吟唱，是对大地母亲最深情的礼赞。那片青绿，不再是零星的点缀，而是肆意铺展，重绘着记忆里诗意盎然的田园画卷。

又见麦苗青，见的是风景，是乡愁，更是土地新生的希望。这抹从岁月深处走来的青绿，在新时代的春风里愈加鲜亮，诉说着对耕耘的坚守，承载着乡村的未来。

风儿轻抚，麦苗悠悠摇曳，一路青翠，伸向远方。此情此景，让我想起南宋诗人陆游的诗句——“小麦绕村苗郁郁，柔桑满陌槿累累。”此刻，眼前便是故乡最动人的春色，是我心底最安稳的归处。



筐箩里的那卷青线

□ 刘涛

雨点越来越密。阁楼很安静，能听见父亲沉重的呼吸声。

一个年过六旬的老汉，在清明节清晨的微光中与一枚小小的针眼较劲。他一再把线头含进嘴里濡湿，一再对准针眼，可是那线头在老汉模糊的视线中摇晃着，像一个顽皮的小童。线头散了他就捻，手抖了他就重来一次。

“爸，我来吧。”我忍不住说。父亲摆了摆手，声音有些沙哑：“不用，我自己能完成。”

他进行了一次迟来的忏悔。奶奶临走的时候，还念叨着父亲西装袖口有一颗纽扣掉

了，要去筐箩里找最坚韧的线给缝上。那天父亲正要出门，随口说：“哎呀，买卷新的就行了，这老线哪能用啊。”这颗纽扣成了奶奶最后的牵挂。筐箩里的一卷青线从那时起就断了，一断就是五年。

线终于穿过去了。父亲长舒了一口气，眼角不由得泛起点点泪光。他没有修补什么，只把那根已经穿了线的针放回筐箩里，动作很轻柔，像是在安放一个易碎的梦。

清明节那天，山里的土路比较泥泞。父亲走在前面，背着铲子。到奶奶的坟墓前，他

先用铲子把坟上的杂草除干净，然后放上了奶奶生前最爱吃的青团。

临走的时候，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青线，没有烧掉，而是把它塞进墓碑旁的石头缝隙里。

“妈，线已经穿好了。”父亲低声说，声音融化在滴答的雨声里。

那时我仿佛看见一条细细的青线，穿越阴阳，跨越五年的愧疚与思念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它不再是贫穷的代名词，而是一条永不断裂的脐带，一头系着满头老茧的儿子，一头系着慈祥如初的母亲。

雨仍然在下，山间艾草也被打湿了。父亲站起来拍掉裤腿上的泥土，脊背挺得笔直，好像刚完成一次修补。

回到阁楼，望着那只筐箩，想起缝合中那根青线，我感受到了“清明”二字承载的真正重量。那是后人从旧物里找出的余温，是父亲在沉默中修补的，最深沉的思念。

它停，就“吁——”一声，轻些，软些。”话音刚落，水塘里的水牛刚好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又转过去继续泡它的水。“你看，”他笑了，“它听得懂。几十年下来，人和牛之间不需要鞭子，靠的就是这几声吆喝。”

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吆喝声渐渐稀了。最后一声是从最远的那块田里传来的，拖得特别长，好似舍不得把这一天收尾，然后缓缓沉落下去。那种沉落和早晨的不一样，早晨的空寂是等着被打破，黄昏的沉静是忙完了、踏实了，是人和牛都累了，该歇着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吆喝声还会响起。只要还有人用牛耕田，这片田野就永远不会真的安静。吆喝声只是在该歇的时候歇着，在该响的时候一声声如约响起。那声音落进田里，和泥水搅在一起，到了秋天，变成金灿灿的稻粒。

一声吆喝 十里水响

□ 叶正尹

缓，像从很远的山谷里漫过来的回音。

除了吆喝声，还有牛蹄踩水的“扑哧”声，犁铧破土的“沙沙”声，耙板搅动泥浆的“哗啦”声，偶尔夹杂着人的说话声，不密，断断续续的。这些声音混在一起，不大，但听着踏实，人们知道，田野要醒了。

日头渐渐升高，露水干了，

田里的水映出明晃晃的天光。老农坐在田埂上喝水，又吃了自带的干粮。水牛泡在旁边的水塘里，只露出头和背脊。

邻田的人问他，吆喝声是不是随便喊的。他摇摇头说，这里头有门道。“往前走喊‘嗨——’，拖长了喊，声音从胸腔里迸出来；转弯喊‘喔——’，短一点，脆一点；要